初版編者前言

大圓滿（Dzogchen）即阿底瑜伽（Atiyoga），被認為是佛教哲學和禪修之頂巔。四十多年來，此古老心靈教法最偉大的當代大師之一，卻嘉・南開諾布（Chögyal Namkhai Norbu）仁波切，已將大圓滿的知識❶傳給了全球日益廣增的信眾。《六金剛句》（*Six Vajra Verses*，六句金剛偈）是一部大圓滿原始文本，亦稱《覺性杜鵑》（*Rigpai Khujug, The Cuckoo of Instant Presence*）。本書乃基於 1985 年 12 月 23 日至隔年 1 月 5 日，在義大利阿爾奇多索（Arcidosso）火山營（Merigar），所舉行的《六金剛句》禪修營之教授內容編輯而成，是仁波切首次在西方世界對此重要文本給予完整的口授論釋。火山營成立於 1981 年，是國際大圓滿同修會（International Dzogchen Community）第一個中心，而大圓滿同修會則是由南開諾布仁波切授意組成的文化團體。

《六金剛句》共分三節，每節均有二句，各闡釋了大圓滿教法的「基」、「道」和「果」。最終我們可以清楚看出，此三者係本初狀態之不同面向，而本初狀態即我們一直以來本然的真實情況（實相）。本書首先簡要介紹了《覺性杜鵑》這部教法，接著再加以詳細解釋。

較不熟悉藏傳佛教、而覺得頻頻使用藏文詞彙有點繁瑣的讀

---

❶ 知識（knowledge）非指一般性知識，而是對大圓滿密意之了知，在本書亦譯作知見、認識或智慧，視前後文意而定。

者，應要明白南開諾布仁波切之所以在他的口授教導中，經常使用原先藏文詞語來說文解義，係因許多藏文詞在西方語系中並不具對應的單字。仁波切鼓勵他的弟子試著充分理解藏文詞彙的含義，以避免誤解。在本書內文部分，藏文詞語大多提供了近似的意譯；書末亦附有藏文詞彙表，其中斜體英文者為讀音，括弧內則是威利轉寫（Wylie transliteration）。

非常感謝英國和新加坡大圓滿同修會的諸多道友，對本書的出版給予持續的支持。尤其感謝將禪修營謄稿從義大利文翻成英文的譯者：戴斯蒙・貝瑞（Desmond Barry）、安德魯・盧基亞諾維奇（Andrew Lukianowicz）和約翰・謝恩（John Shane），以及《六金剛句》藏文偈頌的英譯者約翰・雷諾斯（John Reynolds）。

願一切眾生皆能從本書受益。

吳興宜（Cheh-Ngee Goh）

1989 年 12 月於英國布里斯托（Bristol）

六金剛句

སྣ་ཚོགས་རང་བཞིན་མི་གཉིས་ཀྱང་།
ཚ་ཤས་ཉིད་དུ་སྤྲོས་དང་བྲལ།
ཇི་བཞིན་བ་ཞེས་མི་རྟོག་ཀྱང་།
རྣམ་པར་སྣང་མཛད་ཀུན་ཏུ་བཟང་།
ཟེན་པས་རྩོལ་བའི་ནད་སྤངས་ནས།
ལྷུན་གྱིས་གནས་པས་བཞག་པ་ཡིན།

萬物自性雖無二，
支分性中離戲論。
如是者名雖無思，
遍顯眾相悉普賢。
本圓故捨精勤病，
自然住故即是定。

雖然森羅萬象之本性是不二的，
就個別事物而言，其離於戲論造作。
雖然並無所謂「如是」之念頭，
這些造作的種種現相究竟皆為善。
既然一切本自圓滿俱足，捐棄勤作之弊病，
吾人即無勤保任於覺觀境界。

約翰・雷諾斯／英譯

第一章
概述

1.1 本文的重要性

《覺性杜鵑》或《六金剛句》係整個大圓滿教法之集成。此偈頌雖僅寥寥數句，卻具備一整套修法之諸多引導。噶拉多傑（Garab Dorje）所教導而傳下的某些原始教法，係為各類大圓滿密續的摘要，名之為「嚨」（*lung*, Skt. agama，教授）。當中有些是整部教法的簡略版本，《六金剛句》即這幾個主要的「嚨」之一。

為何此六行偈頌被稱為「六金剛」（*Six Vajras*）？「金剛」象徵我們自己本然之境況，亦即我們所稱的本初狀態。例如，〈金剛歌〉（*Song of the Vajra*）是一首解釋並傳遞本初狀態知識的歌曲；同樣地，《六金剛句》亦可被理解為一部闡釋此等本初狀態之集成。這些字句代表大圓滿教法的全部內容，指出如何透過實修和增長自己的知見，來瞭解其意義的方式。

然而若你僅將《六金剛句》看作是紙上枯燥的文字，那麼便錯失其重要性。瞭解的方式要透過實修，令自己知見增長，從而使這些字句成為明瞭和運用教法的關鍵。

當然，不僅《六金剛句》，許多這類原典之目的皆是如此。有時，對教法感興趣者學習某上師給予的一個修法，並滿足於只是遵照其儀軌來修。結果便是，在現今諸多教法傳承中，弟子們

單憑學習如何從事上師所傳之修法，依然對原典的含義一無所知。從上師那裡領受一個特定的法門固然重要——這稱為口訣（Upadesha），但你不能在實修上師所傳法門卻不明其「基」的情況下有所進展。「基」表示你所遵循的教法必須具有其義理。不像心理學，人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法，並根據自己的意願加以運用，教法則與本初狀態的知識有關。此等了知超乎我們的分別心，無法透過心智上的推論來發明。如果我們停留在智識的層次，就無法與我們的真實本性相應。

一切都取決於「見」（*tawa*），即見解或觀待的方式。通常我們用眼睛向外看一個物體並進行辨析，大圓滿的方法則不同。以「大圓滿見」來說，我們要瞭解鏡子和眼鏡的區別：當我們照鏡子時，鏡子反映出我們的存在狀況；如果我們有副好的眼鏡或望遠鏡，即使能看到遠處並觀察到細節，依舊是向外看。道理即在於，要明白「二元方式的觀看」和「自我觀察以發現自身情況」，二者之間的區別。在大圓滿，無論談的是「見」還是「修」，都旨在發現自己。那些具有此知識者，將所有複雜的方法具體傳授給我們，如此我們的「自我發現」方有可能。

實修會導致一種稱為證悟或開悟的狀態，而此證智（證悟的知識）係由那些持有者，如噶拉多傑，或像蓮花生大士（Padmasambhava）與無垢友（Vimalamitra）這樣著名的大師所傳下。此一傳承已從噶拉多傑的時代傳續至今，不僅是知識，還有相關的文本，諸如《六金剛句》等，皆世世代代傳承下來。即使你對大圓滿感興趣，或許不具備研讀現存六、七十冊大圓滿原典的可能或能力。然而以你的所修和認識，反倒比較容易理解像

《六金剛句》這種言簡意賅的文本。基於此故，我將給予簡短的解釋。

1.2《六金剛句》的歷史

《六金剛句》在藏文之所以稱《覺性杜鵑》，很可能係毗盧遮那（Vairochana，遍照護）所立名，因為此一標題並非原來名稱。據說在西元八世紀，即蓮花生大士或藏王赤松德贊（King Trisong Detsen）的時代，毗盧遮那前往鄔迪亞納（Oddiyana，鄔金）謁見師利星哈（Śri Simha，吉祥獅子）大師，但很難將這些文本攜回西藏❷，故蘸羊奶寫在一塊白布上以便隱匿。《六金剛句》便是他〔返回西藏後〕所介紹的第一個文本。

並非心部（*Semde*）的十八至二十一部文本❸全都是最早翻譯的，許多是後期才添加，實際上只有少數是由毗盧遮那攜回西藏。原因很容易理解：如何能用山羊奶在一塊布上抄寫十八部？另一個約三、四十頁亦稱《覺性杜鵑》的文本，則是一部大圓滿密續，許多人認為這才是毗盧遮那最早介紹的，但事實上《覺性杜鵑》主體部分僅有六行偈頌。

---

❷ 當時天竺王法規定，深奧秘密正法不得傳出國外。故用羊奶密書於白布，日後煙燻便能現出文字。

❸ 據龍欽巴所匯集，心部有二十一主要文本：前譯五部（《覺性杜鵑》、《大力震動》、《金翅翱翔》、《石中熔金》和《金剛薩埵大虛空》）由毗盧遮那所譯，後譯十三部由無垢友等所譯，及其他三部。